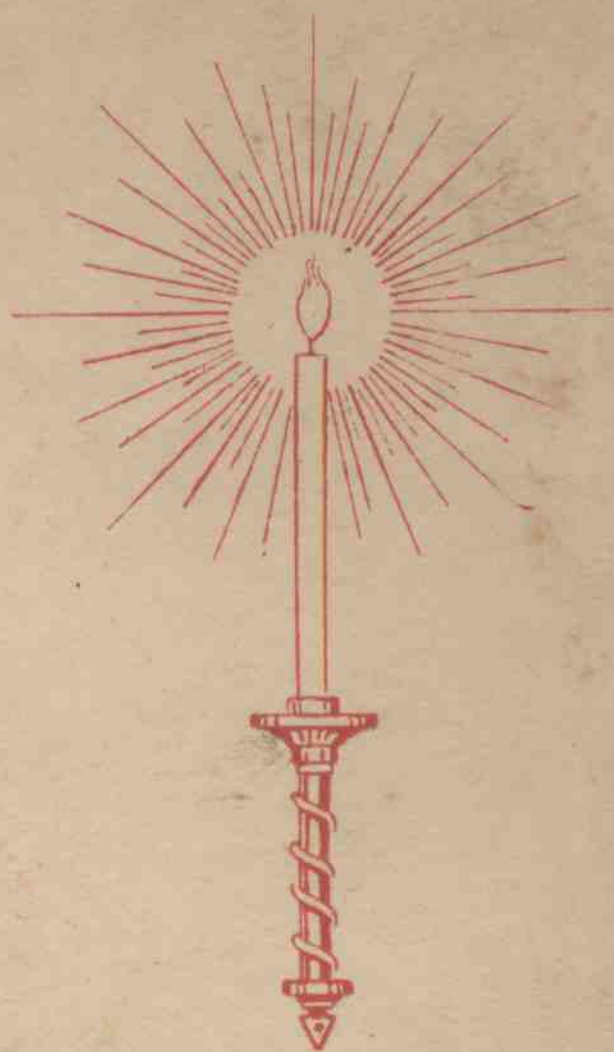


世界戲曲名著提要 第二集



世界書局印行

— 1928 —

目次

青鳥·····	梅德靈
安奴隸·····	福爾達
安時共·····	索福克爾史
安特洛馬克·····	拉心
海之騎者·····	辛琪
暴風雨·····	莎士比亞

世界戲曲名著提要第二集

青鳥

原名 (L' Oiseau Bleu)

比利時劇詩人梅德靈 (Maurice Maeterlinck, 1862) 著

青鳥

本書是講妻爾妻爾和米妻爾二兄弟尋探一只象徵着人生幸福底青鳥的童話劇。降雪的靜寂的聖誕節前夜，睡於貧苦底樵夫小屋中的幼年兄妹兩人，忽然醒了轉來，跳下了床，並立在窗前的踏脚板上。看見窗外熱鬧的聖誕節祝宴。在望看別家歡樂而羨慕的兄妹之前，忽然出現了一個包着紅色頭巾，跛足駝背，長鼻的老嫗。老嫗問道：

「你們有會唱歌的草或青的鳥嗎？」妻爾妻爾答道：「有青的鳥，却是沒有會唱歌的草。」

老嫗聽見了兄長妻爾妻爾的話，走近旁邊的鳥籠，仔細看了一回，說：「不是真的青鳥。」又說道：

「實在我的女兒正在大病，十分思念一只青鳥，你們去看一看如何？但你們知道我是誰嗎？」妻爾妻爾說：

「很像隣居柏林果伯母呢。」老嫗說：

「爲什麼呢？我是魔女伯利侖。現在把一些好東西給你們看罷！」

說着，從帶在身邊的袋中取出一個裝有金剛石的綠色的小帽子，戴在頭上，她說，若把金剛石稍微左傾，可以看見往昔之事，更傾轉一些，可見

未來之事。妻爾妻爾照着老太婆所教的話，稍微把金剛石旋轉一些，却見貧陋的小屋變成了高大的宮殿；眼前醜惡的老嫗，化成美麗的公主。從掛鐘之中走出了一羣少女，跳舞的十分熱鬧。肥大的麵包的精靈從鍋中出來，火之精上去追它。狗的妻羅和貓的妻萊脫却似人一般的說起話來，水之靈則與火打架，牛乳的瓶中走出了一個長而白的女人。洋燈的火中走出了一個美麗的光之靈，塊糖之靈也飛了出來。二人呆了，正在這時，兄妹的父和母在外邊敲門。老太婆頓時變成狼狽的樣子，說：快些把金剛石右轉，但因轉的太快了，除了老太婆和時髦的少女們以外，其餘的精靈，全不能復還原狀，十分慌張。老嫗說：

「啊！你們非得跟着那個孩子去找青鳥不可了。快跟着我出去罷！」

說着，帶了留下的精靈們，從窗中出去了。他們出去之後，這個地方又變成靜寂的樵夫的小屋。

剛才的妖精們，身穿美服，團聚在妖女柏林侖的宮殿裏。其中的貓，首先演說：

「諸君，現在光之靈已伴着孩子們到柏林侖婆婆的女兒處去了。他們若發見了青鳥，我們就非死不可，所以我們不要去找青鳥，不得不妨害他們，非得使他們的旅行延長不可。」

狗聽了反對道：「我們是愛人類的，所以非得忠於他們不可。」其時光之靈歸來了，貓道：

「呀！光來了，他是人類的良友呀！」

因爲他們的和解已經成立了。所以老嫗和孩子們歸來的時候，就神妙的起誓，作他們的良友。老嫗命令道：

「你們兄弟兩人，須先到記憶之鄉去會着祖父祖母和妹妹們。祇要把金剛石一轉，就可看見一棵大樹，那就是記憶之鄉的入口。然而你們須在今晚九時一刻以前回來。爲見了青鳥時的準備，帶了鳥籠去罷！」

走到了被指教的包圍於乳白色中的橡木森林中的兄妹，不久就看見一間被蔓草掩住的小屋。小屋之中，有老夫婦兩人，正在睡眠。兄妹不覺叫道：「那是祖父和祖母啊！」屋中老夫婦早知今天孫兒們的來訪，和誰在世上做些什麼，妻爾妻爾忽然看見和從前一樣的斷了針尖的鐘，缺了邊的肉湯盆，和黑色的畫眉。這鳥不知在什麼時候變的和青玉一樣，正在快樂着

歌唱。兄妹兩人和老人們說一回話後，就說「務必要那隻鳥。」老人道：「很好，很好，拿去也好，可是這鳥拿到人類的世界去後，作何形狀，是不知道的，」兩人遇到了許許多多親密的追憶之中的狗和死了的弟和妹，玩的十分快樂，但一想到老嫗所約的時間，急急的辭別了小屋，把討來的青鳥從橡樹下拿出來一看，不知在什麼時候又變成一只普通的黑色畫眉了。

兄妹向宮殿走去。陰險的貓，不見兩人的青鳥，就和夜之靈商議。柱，天花板和用黑大理石建造的夜之宮殿，有許多青鳥，正在飛翔。其中也有能生存於真的日光中的青鳥。兄妹伴着這一大羣精怪，走了進來。把金剛石給夜之妖婆看了，求它交下尋青鳥的必要的鑰匙。妻爾妻爾抖擻精神，巡查了幽靈的房間，疾病之窖，戰爭之門，秘密，陰影，恐怖等的空屋。

各室都有星，夜鶯，夜鶯，夜香，夜光等等華美之物。最後，兄妹推進了夜之精所反對的，「夢之花園」的一室，把門開了。像浴於月光中的樂園那樣的花園中，飛舞着無數青鳥。兄妹大喜，和其他的精靈一塊兒捕住了不多的青鳥，但是光之精走了過來，觀看籠中之物，裏面的青鳥遇着光之靈，一會兒都死完了。妻爾妻爾因失望而哭泣。光却靜靜的安慰他。

其次，兄妹走入了森林。那裏也由貓作先導去遊說森林的精靈和走獸們，叫他們聽兄妹之命，同兄妹們一塊兒來的犬，在森林的入口被貓追去了。不多一會。兄把金剛石一轉，從森林的每棵樹幹中飛出了許多好看的妖精。作森林王的橡木精，是一個白髯吹於風中的盲目老人。穿着用青苔做邊的長制服，攜着一枝多節的手杖，并攜着自己的兒子。各樹都恭敬的行

禮歡迎他。却見老橡樹的肩上停着一只青鳥。兄妹走了過去，想捉此鳥，但橡樹怒了，說：「在樵夫的兒子之前，此鳥是決不給的。」它詛咒一切的人類，要命令他樹殺死兄妹兩人。其時，森林的獸走了出來，一齊向妻爾妻爾飛奔來，狗知道事急了，急奔過來，但貓又用甘言使犬遠離，命常春籐把犬縛了。別的樹木還在那裏猶豫不決，橡樹却首先舉起木杖要打妻爾妻爾。妻爾妻爾亦用小刀和它對抗。狼要助橡樹的威勢，飛奔過來。妻爾妻爾一方拚命的保護着米妻爾，一方和走獸交戰，犬則嚙斷了蔓，來幫助兄妹：正在大混戰之間，光漸漸出現，援助處於危險之人。光教訓道：「人在什麼時候，都以世間的一切爲敵，」非得一個人的戰鬥不可。

現在方向全然轉變了，走到了墓場。和剛才一樣，妻爾妻爾把金剛石一

轉，墓場的十字架和土饅頭漸漸現了出來，四邊變成了樂園的樣子，朝日美麗的，照着草葉之露，花放着香，無數的鳥歌唱而出，青鳥則連影子也不見。

其次，依了光的忠言，到幸福的宮殿。紫色的緞帳，用黃金色的網做成，重重的垂於大理石的柱和柱之間。大廳上置有碧玉中嵌着銀的大桌子，其上有數燭臺發出明光，金銀的洋盃和皿並列着，并有使人垂涎的美酒和菜。這裏雖有許多奢侈品，但是仍舊未見青鳥。

隣舍有不幸的洞穴，妻爾妻爾照着光所說的話，把金剛石一轉，許多奢侈品忽然都奔向不幸的洞穴中去了。後來，祇留有真正幸福，裹着光輝的衣服和天使一般的跳舞而出。孩子的幸福，清新空氣的幸福，愛父母親的

幸福，穹蒼的幸福，天真的思想的幸福，真的幸福，赤足在露中馳走的幸福等等都跳躍於快活之中。光對妻爾妻爾說：「世界之上，有這樣多的幸福：可是世界上的人，並不知道。」那個大喜悅來了，但他一笑也不笑，妻爾妻爾怪而問光，光教訓道：「大喜悅反而是不笑的。」愛之喜悅，母愛的喜悅等等。也來了。這個屋裏，雖然似乎藏着青鳥，但是妻爾妻爾和米妻爾一些也不見。到了結果，兩人失望，離去此屋，那些幸福們，聽見兄妹要找青鳥的話，一齊大笑。

最後，祇有兄妹和光之靈三人，到了未來之國。未來之國到處是碧綠的，那裏有許多不久就要去投生的孩子們在等自己的號次。他們見了兄妹兩人，很是稀奇，一哄的圍住了四周，見了帽子，就以爲不可思議，要去追

尋寒和暑等語的意義。母，父，淚，他們似乎都以爲不可思議。正和他們說話，乳白色的大門撲的開了，出現了時之老人，生着長而白的鬚，持着大鏟和砂鐘的老人，從吵鬧着的小孩之中，叫出了那些要投生到地球上去的東西，使之乘於船中。當船的白帆不見的時候，老人發見了不穿青衣的爾妻爾的形相，大怒，但光早已底護了兩人，說：「青鳥已捉住了，快些把金剛石轉動，」他們匆匆的逃出來了，但是應得捕住的青鳥，也變成紅鳥了。

却說樵夫小屋的窗上，射入了朝日的明麗的光。母親靜靜的起了身，爾妻爾一面擦着眼睛，不懂的向四邊看。父親笑容滿面的進來。聖誕節的夜已經天亮了，大家都記到昨夜的夢。隣居的柏林侖伯母走了來，說：「

因爲家內的姑娘生病，要把他家的鳥作爲送他的禮物。又說：此鳥雖尙未變青，但現在會變青的，兩親就把此鳥給了她。於是姑娘來了，快活道謝。這個小姑娘，完全像夢中的光之靈。然而當妻爾妻爾要喂朝晨之餌時，青鳥却脫籠而逃去了。小姑娘哭了。於是妻爾妻爾和米妻爾才真實的出去找尋青鳥。

女奴隸

原名 (Sklavin)

德國劇作家福爾達 (Ludwing Fulda 1862-) 著

序說 此作是福爾達改宗輓近派時的紀念物，不失爲現實觀的文藝。但他對於現實的世相的態度，和徹底的自然主義一比，是狠溫和的。或許含有不少的自然主義的流弊也未可知，但從又一方面看起來，却覺得尙未描寫到深底。微溫的東西，似乎總有些不足似的。他的不能作爲第一流作家，由此一事就可了解，可是當此作及護符出版的時候，是有轟轟烈烈的勢力的。

梗概

此作的主人公，是一個叫娃伊該妮的女性。此女性是批評家所謂不可了解的女性之一；可是所謂不了解，不是因他的性格古怪，而是因她的被捲入新舊思想衝突的旋渦中，她是一個不被舊思想的代表者所承認的薄命女子。她爲一個郵政書記的女兒，因緣湊巧地嫁與一個開酒鋪叫華爾台克的男子。從她的父母眼中看起來，她是狠幸福的。但丈夫華爾台克，是一個專制的男子。像寡言，沈鬱，他動的，十分謹慎的娃伊該妮夫人，被包圍在他男人嚴酷的顏色裏，滿身都是束縛和羈絆。因此這位兼作女僕的家婦，讀書的空閒也沒有了。自己嗜好的繪圖，也一些不能沾染了。她每一想到她思想一天一天地退步下去的今日之己身，胸中就激起了反抗的憤慨，或者是革命，甚至於叛逆，也甘心試上一試。某日，兩親來訪，說

她十分幸福，要得好好的感謝天神。娃伊該妮夫人道：『以什麼來感謝天神呢？是不是因為每日肚子吃飽了而要感謝他呢？』又說道：『我什麼事情都是沈默着，忍耐着的，所以請你不要說幸福和果報了。在這樣的苦想之中，父親母親還說是果報者，我覺得還是餓死的好。倘若這樣的生活下去，還不如孤獨的好。』又說道：『從前有小孩子的時候，完全為小孩子忙了做着保姆，自己的事業完全忘記了。現在呢？我終不能不想到自己的事情了。』她母親問道：『那為什麼呢？是不是不喜歡丈夫呢？』『不是，我是一個完全的女用人了。自由，意志，什麼都沒有。是一隻悲慘的家畜。精神上已是死的人了。像和學者的交際，討論理性上的問題等等，都是不能的。』母親道：『我以為女子是為服從人家，為人家工作而才出世的』